

患難餘生記

卷一



K825.4/3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766544

患 难 余 生 记 韶 奋

生 活

· 諺 書 · 新 知

三 联 书 店 出 版

北京 朝 阳 门 内 大 街 一 六 六 号

香 港 分 店：域 多 利 皇 后 街 九 号

六 新

○ 华

三 书

厂 店

印 发

一 九 八〇 年 七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版 行

定 书

价

号

一

元

三

角

五〇一

出版说明

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一八九五——一九四四），是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真理，走向革命，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经过革命实践，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共产主义真理。

一九四四年韬奋同志逝世时，毛主席为延安各界追悼韬奋同志大会作了光辉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地方。」一九四九年，为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五周年，周总理作了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正是由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韬奋同志把一生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顽强地战斗，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至死不变。他和他所创办的进步文化事业，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摧残。敌人屡次以杀头来威胁他，他就以多次的颠沛困苦的流亡生活来作答复。「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绝无妥协的余地，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高贵的品质。

一九四〇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疯狂迫害爱国民主力量，迫使韬奋同志于一九四一年秘密离渝赴港，复刊《大众生活》，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九四二年韬奋同志回到内地，国民党密令通缉就地格杀，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韬奋同志不得不秘密地从广

东辗转长沙、武汉、上海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在苏北解放区亲眼看到我新四军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途，更加强了对革命的信心。一九四三年，韬奋同志由于身患癌症，病势转剧，只得离开苏北解放区秘密转移到上海治疗。在一年多的病痛折磨中，韬奋同志仍然战斗不息，顽强地写作。他热情地说：『我虽在重病中，也还一定要写，要把我这次看到的这么多好的东西都写出来。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千万读者。让他们看到那里是我们新中国的希望。』他还说：『等我病好了，一定到延安去。我要用这支笔再好好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可是，病魔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他最后一部遗著《患难余生记》竟没有来得及写完。

解放以后，为了永久地纪念韬奋同志，经周总理的批准，于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一九六五年，反革命分子张春桥利用职权，强令停止开放韬奋纪念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妄图否定周总理领导下的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对韬奋同志和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以及后来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进行了种种的诬陷，残酷迫害同韬奋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馆得恢复工作。为了纪念韬奋同志，我馆特从馆藏文物中，把仅存的韬奋同志的一部手稿《患难余生记》予以影印，使广大群众可以看到这个珍贵的真迹。今后，我馆和三联书店将陆续编刊韬奋同志的著作和有关图书，以介绍韬奋同志的斗争史迹。

寒雜錄生記

第二章

流亡

這本書是在流亡的痛苦中寫出，所以我首先想著談流亡。

我這個人都表面上看來，好像是一個富於流動性似地，好像是一個動似火。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從上海做客英、由太西洋流動去法國，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動回來，到地球上一周，流動了這麼大似一個大陸。之後十年來，除和多位叔伯哥的同志在蘇聯學習外，就首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累此不疲似的。

流动包含流动，在实践上我很怕流动。

我怕流动倒不是因为感性。

第一因为我的感情离俗。我差不多有了学校就路上偏僻之路，像乡村的去处多有空旷的，而在中西这样的都市环境之中，真正记起往事的校园，寥寥无几，不易找而感伤。我别的流动，立脚地上需要流离的时候，也只得流动。所以初期在中華基督教會書社担任職務，擔任股主任的時候，當時該社所換任之先生，多任之下，股事多不人，以致任編輯股主任主持教會書社，月刊，中華基督教

育系高級來華生活便利，就為着戰爭掩護宣傳。
傅同楊陳玉先生當時任該社副主委會了才未有
的路，不過以前都主張輕而直率，但沒有過區域。
第二回為我有車服。車車的毛病。這種事不常
很利害，但有時却另加麻烦。在中華民族沒有北伐
事時，有時因該社至南京。而車拿，有的便溝通的
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每設有兩處，一方組成，一方
由同人任講師，我時由大車營。化之先生於晚
間趕往南京。當時由上海往南京乘車是極經濟
的所用，夜裏十一點鐘而車，次日晨六七點鐘而到。

但三四天我們乘的是二等車，四人對坐，中間一小
几，不得躺下去睡覺。有時同在里頭，又一個位子沒
處而睡，也勉強得。以有事事車站，而又不換熱飯
的，我每夜這樣一夜便不免頭昏眼花，疲倦不堪。
我當時實在該處定前輩_三先生那樣才轉來。
我至車站，夜深時分，中級者是地主，從不說到，抱
着書，一本一本的看，日記簿子，兩日未小解，在船上
而寫這樣事，那樣打聽，的時候很多。先生那時
時候是社會上的人，你有什麼計劃，什麼準備，
要怎樣，大概就這樣時候，寫下那幾句車子上了橋

不甘

你我接着吸气的身伴而下車，然後吐氣到愈似
的但是也老先生却在中打攪，是這樣不能經走在我
的前面。這我這後輩該說些話他老，但是多要消
上却反為甚麼叫黃色車，極其威武的老一手上包
頭，布置淡雅之後，我安份去上車，隨即进城。

其實就中國一般情形說來，中國不便，而且不
周，也是使人十分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有句
老話，說是口在心口，如今一朝變了有些洋氣。
十四的朋友，年芳破口，說中國人不知道該行的
益處，不能像外國人那樣，喜歡旅行，增加見聞。

知識，甚至認為這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也許
應該民族沒有自信力，根本教沒有教出中國人一
點為何這麼環境。他到國外走了一遭之後，再
覺得這種畫境是完全有理由的。我這樣地動
人在國外的時候，却也喜歡這種環境，因為那
動力種之便利。

我在國內買相機，但是而被拒，所以需要
時，却也不經改進，至於萬不得已，卻不得不流亡，即
更含有比較重大的意義，和那革命轉移上所帶來
的流動，大約相似，甚至還比那詩篇所載的第一次流亡。

* * * *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於生活困難的力量，另一方面是由於參加了蔣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生活困難的原因在於我已經被及連漢口江蘇省立農業專門學校中都寫出的文章竟不想要了，這簡直說起來，往來的回信是不由津津樂道的。所以倒只是在這掃蕩美援運動中，我被委由好好的辦事處，需要和內外的付与一團力報答的機會的。是如此的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這些的我。

的倡導及民族抗主義的兩篇攻擊文章，這傷及了
當時初創為者所規定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
要。可感謝的是中華書局先生允許
其獨立，由生後圓利社會會同人組織合作社，獨
立經營，為未來的社會文化一支獨秀，生力軍而
陸續著書，即將發佈於此。

當時生後圓利風行海內外，聲勢日大，不僅
中國通商銀行的城市可以隨處見到，即即鄉村
僻壤及邊陲農村的華僑所居地，也隨處可以見到。
因爲前述的黑石印製公司除了熱心讀書自動介紹外

而且打戶還有傳代的，父親歸天鬼了還要接下
去！

當時的強匪還在這樣逼迫過房的情勢之下，在
官僚上每期鉅數也不過十五萬兩，而這是由他個人生
產出來的，年年都是公家的財物，一到過年廿八，但在
中國城裏面富人有錢的，就拿錢出來把這事
事交向葫蘆先生擇日，葫蘆先生不懷疑，擇出後方
卻甚麼，估計每期不過三萬兩而已，這沒有算足
重視其數，其實是勝利無比，值得重視。葫蘆先生當時
因之說：「今年大會一部分氣氛都變壞了，不如補而備

六四

這樣的一個信函意見，我們寫的郵局裏修及報復
以後郵政部亦復明。生洪因利共勤了一年半財物
政府如每期有先生有著同樣的意見，它的生念
也許還可以長些，而章先生却說他們重視起來，
尤其還有先生，生洪前半六年的時候，他親下手
諭林正郵局。

本埠——上海——銷售只是佔全部一市都分，
兩大都分是要由郵局管理郵件的，所以禁止郵
通這些是利抑制以上一種嚴重的打擊怎麼及
時生洪自問對於政府的有些政策上批評和

度，
答並沒有及政府的態度所以首先辭職這事才
手由國民黨的寧南元老向未堅心為他事奉
了民先生兩次辭職都這樣說是因為兩次回電
拒絕寧夏禁占郵道蔣先生雖非常執拗我們去同
情也無可如何我們還在蘇北局中想方設法
王先生謀議着謂曰先生（蔣）兼的桂見將先生生
之便抗他作為疏道蔣先生生平第一直率平易令計起
來的生張圓利而上面把批評政府的功勞都用紅
筆劃了去矣他認為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
所以絕對沒有商量之餘地。這事看來郵局連傳

路也戛然而止，郵道斷絕，刊物也就不能寄送正
審了。

但是一方面由於讀者屢累因情面和關照聲
量而伟大，一方面由於當時所謂特務主義還未及
現今的猖獗，尤其是一對於文藝事業，郵局參
過後竟了無理的禁止，但是更直接的，是郵政總局、
鐵道部、郵政司、各處郵局都由連串同情熱心協助的讀
者郵託，一力抵制。此運動步出鎧新不但至
此減低，反而往高處加起來，並且延長了兩年的
生氣，直至我回國之後若干時後才被封閉。